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林公案 第十七回 酒客說出逃荒惡習 吏胥串吞賑濟巨金

且說林公升任江寧布政司，勘荒查賑，因受了陶製軍的委托，不得不認真辦理。接任以後，略略將平常公事料理一過，便稱病謝客，即同張幼德、楊彪扮作商人，僱舟前往江北，先赴裡下河一帶查看。只見地勢低於運河，倘遇運河水漲外溢，裡下河一帶的田地盡成澤國，因此常常報水災，乞帑賑濟。即就當時而論，兩水調勻，有幾處低田，禾稻種得很盛，有幾處卻是一片汪洋。林公還以為鄰近運河，崩堤決水所致，便向東西二堤查勘，卻又並未崩潰，已覺可疑！不料第二天復從原路經過，只見昨天所見的很好稻苗，也變成了汪洋澤國。暗想昨晚並未下雨，又非湖汛暗漲之期，運河東西二堤，又未崩潰，水從何來？豈非怪事！便向近處農民詢問水的來源。有個老農答道：「水從來處來的。」林公暗想：此中定有情弊，必須查個明白。於是逢人便問，卻都是含糊對答，若不是說運河溢水，定是說天落雨水。林公連訪三天，毫無線索，知道逕直去探問，必然無人肯說，須從無意之間，在民間細心體察，始可達到目的。打定主意，便四處閒逛，留心閒人們的談話。那一天，走到仙女廟，這是江北最繁盛的市鎮，人煙稠密，店舖林立。林公瞥見道旁有一家高泰興酒肆，店堂裡酒客滿座，熱鬧非常，就向張、楊二人招呼，一同走入酒肆，四面找尋，卻已沒有空桌子，只有靠北一張桌上，只有兩個鬚髮老者，對坐飲酒，還留著幾個空座。林公便向幼德說道：「就在這裡坐吧！」說著向兩老者點了一點頭，便先行坐上，張、楊二人也疊股坐了。向酒保要了兩壺酒，四碟子下酒菜，三人淺斟低酌起來。林公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不過借此探風問俗罷了！那同座的兩個老者，年紀都有六十上下，精神矍鑠，非常健談，東拉西扯，好不有興。林公搭訕著向他二人問起姓名，原來一個叫邵杏春，一個叫何養生，就和二人有搭沒搭接談了起來。

正在此時，忽見酒肆門前人聲嘈雜，走過許多難民，扶老攜幼，宛如乞丐。林公趁此機會，便向何養生問道：「今年天公作美，兩水調和，可稱得高低大熟，怎麼還有這許多逃荒難民呢？」養生此時已帶著幾分酒意，兼之觸起了心頭之事，就歎口氣道：「說他做什麼，有一班難民，視逃荒為一種好生意，本則經商開店，恐怕蝕本；耕種田地，恐遇荒年。逃荒一事，既不須資本，而且到處有裡鎮鄉董，招待食宿，臨行還有銀錢相贈，因此本處有幾個不肖的武舉人文秀才，既沒有本領巴圖上進，便拋棄了正當職業，情願做逃荒難民頭腦，空手出門，滿載而歸，由是習成風氣，荒年固然要出去逃荒，就是熟年，也要做成荒年，出走逃荒。」林公聽了這一席奇談，很驚異地問道：「田地荒熟，憑天所斷，不荒怎樣好強做荒年，逃荒出於個人自願，誰能強制人逃荒呢？」養生答道：「這是江北的特別風氣，此中情形，正是一言難盡。」說著又歎了一口氣，一連喝了兩大杯，方才溜溜汨汨地說道：「往住有種田的農民，遇著雨水均勻的年份，趕農忙蒔秧，若不使用小費，那逃荒頭腦，就同著保正來干涉，不許栽種，說是此項田畝已經注入荒冊，呈報省憲，不消耕種，將來自有賑款發給你們的。你若順從他們便沒事，若不順從，他們到了夜間，就打通堤岸灌水入內，好好的熟田，變成了滿水荒田。你若到縣裡去告狀，那狀詞送進，如石投水，憑你三張五張訴狀，連批語都沒有一个字。

原來一班猾吏、劣紳、土棍、地保，通同一起，朋比為奸，靠著逃荒賑濟為唯一收入。南京制台派著委員查辦，也被他們弄得叫苦連天，故像今年本來不是荒年，也照樣的要報荒請賑。

至於強迫人逃荒一事，更屬荒謬。例如張某家道小康，不專靠種田生活，田地雖被土棍地保硬生生編作指荒地畝，不能下種，尚有別種生計可資溫飽，不願隨他們出去逃荒；土棍就率領無數難民，趕來食宿，把你家中存儲的米糧，吃個乾淨，這個叫做吃大戶，逼得你走投無路，不得不跟著他們去做逃荒的難民。

因跟他們打仗同行，家中可免騷擾，回家時還有銀米分派，因此習成風氣，有許多身家殷實的農民，也成群結隊地出去逃荒，一面由地保土棍串同漕書猾吏，向府縣衙門報荒請賑，等到上司核准，撥款賑濟，那一班荒蟲，便先期趕回家鄉領賑。如此一來，逃荒竟有兩宗收入，比較種田的出息多上幾倍，並且不勞而獲。如此情形，又哪得不要十年九荒呢？」

林公又問道：「朝廷撥款賑濟，何等鄭重，要派委員復勘災區，調查災戶，編造災民戶口冊，發賑又有委員會監察，司事按名發給，他們怎樣舞弊呢？」養生答道：「這也是一種瞞上不瞞下的勾當，莫說朝廷不會得知，就是省方大吏，也蒙在鼓裡，那一班吞沒賑款的猾吏、土棍、劣紳、惡保，手段通天，每次賑款，少至二三萬，多至十數萬，由他們暗中把持包辦，造冊時，把家丁佃戶混入丁冊，領款時，派流氓乞丐持票代領，復勘時，拔去熟田中的禾稻，連夜灌水滿田，變作荒田，百計把持，就是龍圖再世，也難掃清積弊。至於他們領到的賑款，不論多少，概作田份分派，災民一份，逃荒頭腦與該區地保合一份，土棍和劣紳合一份，猾吏和漕書合一份，國家歲糜巨款，盡行飽入姦宄的私囊，你想可惡不可惡？其中主腦，要算陸長樹，他平日什麼事都乾，因此人家都稱他陸老虎。」

當下林公聽得了這段確實消息，暗暗歡喜，就一邊替何養生斟酒，一邊說道：「原來貴地的捏荒吞賑，都是陸長樹一手把持的。」養生答道：「這又不然，古語說得好，『獨木不成林』，若只就他一人，哪裡辦得到了這許多事？其中還有個猾吏王玉淋、劣紳謝戒之、劣保徐浩等，結為死黨，每次賑濟，總由這一班人包辦。在上的人不明此中真相，還說他們經驗宏深，查荒發賑，他們經手，才可使災民悅服；若換了他人承辦，馬上就會激起風潮，鬧得不可開交。其實就是這一班東西，見利權傍落，就暗中教唆羽黨，鼓動鬧賑風潮，弄得人人見了辦賑，視如危途，不敢嘗試，因此年年由他們包辦分配。講起那陸長樹，本是個窮措大，既無田地，又無行業，現在手頭已有二十多萬財產，稱為富翁；若不吞沒賑款，怎能擁著嬌妻美妾，住著高樓大廈，面團團作富家翁呢？」養生越說越憤激，因為他自己也受過那一班人的苦水，所以把他們的惡跡，盡情宣佈。

旁坐的鄭杏春，喝酒不多，旁觀者清，恐怕他多言招禍，忍不住插言道：「茶坊酒肆，耳目眾多，你多喝了幾杯，總喜歡發牢騷多說話，若被他們同黨聽了去，弄出橫禍來，不是要的。

咱要走了，你也回店做晚飯吃呢！」養生被他如此一說，也悵然覺悟，就立起身來，向林公拱手而別。

林公聽了何養生的一番話，心中已有成竹，但因何養生也曾受害，故不免過甚其詞；但他說得頭頭是道，而且看他也是個誠實商人，所說的話，也不至完全捏造。如今既有了這一種小小根據，即從此入手調查，也容易得到眉目，只消將陸長樹等的平日行為，打聽明白，此事不難迎刃而解。打定主意，便叫幼德付過酒資，走出酒肆，就在近處找客寓休息；到得店堂裡清涼的時候，便向店家探問陸長樹、王玉淋的住址，方知玉淋住在泰興城裡，長樹住在裡下河。林公又向他問起王、陸二人的為人，茶房只是搖頭，並不接口，林公說道：「我們是過路商人，因為久聞他兩個的大名，故爾偶然向你問起，你怎麼如此吞吞吐吐呢？」店家答道：「不是我不肯說，只是怕說了招禍，連累客官。」林公道：「但說何妨！」店家才悄悄地說道：「那姓王的遠居泰興，但知他是個包辦賑濟的猾吏；至於陸長樹乃是裡下河的土皇帝，手下有二三百個羽黨，勢力極大，莫說尋常百姓不敢去惹他，就是官府中人，也和他一鼻孔出氣，因此故荒田畝，串吞賑款，也就沒人去過問了！這幾天聽說省裡要派委員來復勘淹沒田地，稽查災民口數，預備放賑，他又在那裡捏造被災戶籍，只這一轉手之間，少不得又有整千整萬的銀子收入了。」林公聽了這一番話，與何養生如出一口，足見陸長樹、王玉淋一班人確為串吞賑款的土棍。

當晚一宿無話，次晨盥洗既畢，進了早餐，付過房飯錢，三人逕到江邊僱船，直抵南京城外登岸，回衙休息一會，然後上轅門謁見陶製軍，將查得的各種情形詳述一番。陶製軍道：「此事偏勞老兄了，既然如此，積弊當可一清，還望老兄遴派幹員，前往復查，再行定奪。」林公告辭回衙，當即委候補知縣李家駒前往查勘。不料隔了幾天，委員李家駒狼狽回省，衙門謁見林公，稟明查勘鬧荒情形。

原來李家駒往裡下河一帶查勘被淹田地，畝數不符；次日復查被災戶口，只查得兩個村莊，忽然有許多被災婦女和兒童趕到，

齊聲高嚷要餓死了，專待賑款救命。委員還要復勘復查，挨延時日，等到發賑，我們早已餓死。一邊說，一邊拋磚擲泥，把轎子打壞，又有十幾個潑辣農婦，聲言要把委員拖去咬死。李家駒見難以理喻，只好回船，恐怕鬧出大亂子來，馬上回省請示。林公點頭道：「可見背地裡必有劣紳、土棍教唆，否則鄉村婦女決無如此膽量，現在勢非徹底清查不可。」說著吩咐提轎，上轅謁見陶製軍，告知詳情。並說江北民風刁悍，竟敢侮辱省委，藐視法令，若不從嚴訪拿土棍陸長樹、猾吏王玉淋，盡法懲辦，難治捏荒吞賑的流弊。陶澍說道：「這種情形，委實可惡！但是此事除了老兄，無人能勝此重任的幹員，只好偏勞老兄，親去復查，兄弟再調二百名督轅兵隨去，加遇意外盡可便宜行事。」林公管應退出，預備親往查勘災情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